

煙

煙，裊裊升起，隨著香灰的落下而越升越高，將供拜的菩薩染上一層薄薄的霧氣，恍惚的瞬間，那些平凡的時光，卻似是被煙悠悠轉轉的升起，童年的回憶也隨之如流水涓涓流出……

童年的記憶裡，外婆是個虔誠的佛教徒，總是在三樓小小的佛龕前虔誠的跪拜，祈禱所有的孩子能順順利利、平平安安。幼時的我，最是苦惱這種時候，隨著外婆跪在地上，屁股卻像是長了千萬條蟲，在地上不安的扭來扭去，姐姐早已不耐煩的躡手躡腳偷偷溜到旁邊磚紅色的樓梯和我招手，看我猶豫不決，想要開溜卻又沒有勇氣的樣子，一氣之下撇開我獨自找鄰居的孩子玩耍，頓時，心裡又委屈又茫然，只能傻愣愣的看著佛龕兩側掛著的八仙過海和佛教吉祥動物的畫，旁邊的外婆虔誠一如以往，閉眼呢喃著她心中所有的禱告，就這樣讓我靜了下來，竟然開始盯著兩側的長型畫發呆，好不容易終於熬到了儀式結束，看著外婆站起，我也不管痠麻的腿是否支撐得住身體重量，一個蹦跳往樓梯跑去，外婆睜眼一看，發現兩個孫女跑的不見蹤影，只好無奈的對著我的背影說：「不要玩的太過火，早點回來吃飯啊！」

「知道了！」我歡快的回應著。

跑到樓下，鄰居的孩子和姐姐一起在玩躲貓貓，我二話不說，馬上開心的加入行列，等猜拳結束，輸的那個人閉眼數到十時，我們早已

溜的不知去向。如昔日一樣，我奔向往二樓的大櫃子群，選定其中一個櫃子後，悄悄的往外看是否有別人的蹤影，確定自己是安全的，打開櫃子藏匿其中，將裡頭的枕頭和棉被堆疊好，把自己的四肢延展開來，便安安靜靜的躲在裡頭聽著外頭的動靜，一分鐘……二分鐘……五分鐘……一小時，似乎等待的時間過長，周公悄悄的來敲了我的門，於是我舒舒服服的倒臥在臨時堆疊出的床上呼呼大睡。忽然

「砰！」的一聲，櫃子的門打了開來，外婆臉色鐵青，站在外婆的旁邊卻是哭的抽抽噎噎的姐姐，我睡的迷迷糊糊，一臉茫然的看著這陣仗，姐姐才一邊抹淚一邊說：「你怎麼躲在這裏啊！我都找不到你，大家都快要報警了！」頓時我明白闖了大禍，不安的看著外婆的反應，外婆不似媽媽嚴厲，鐵青的臉色已經逐漸緩和下來，淡淡的丟了一句：「吃飯了！」便走向廚房，我吐吐舌頭，隨著姐姐的步伐走進廚房盛飯。後來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外婆每層樓、每層樓的找著我，櫃子更是一個一個的開，在諸多的辛苦的找尋下才找到我，而這時的我，還不懂得辛苦。

轉瞬間，我和姐姐相繼從國小畢業，進入了國中，國中的我們由於課業繁忙，極少再回到外婆家，僅僅靠著電話連絡，電話中的外婆總是有許多叨叨唸不完的事，我們都用著越來越不流利的台語盡量安撫老人家的心情，此時回想起來，也許這時的她是寂寞的吧！從密集的

生活中少了我們，她的生活是如此淡然，飯菜越來越無味，規律的早上運動，規律的上三樓跪拜，規律的晚上七點睡覺，偶爾期待的便是我們漫不經心的電話，偶爾從媽媽口中傳達出我們的近況，最多便是我們回到外婆家，讓她用滿滿的愛心作出整桌的菜，如此的一天就這樣落幕。就這樣一直到上了專科的某一天，姐姐緊急接到媽媽的電話，外婆倒下了！

我們都火速的趕往醫院，外表平靜異常，內心卻洶湧波濤的翻滾，不安的處理著外婆的所有急診程序，才知道原來是栓塞性腦中風，打了一支強效抗凝血劑，十個裡面才四個會存活，一瞬間，如同晴天霹靂打在我們身上。這時的等待是煎熬的，看著加護病房的外婆，護理師學姐體貼的問我們，是否要用電話呼喚已經昏迷的外婆，我接起電話筒，叫了一聲：「阿嬤…」聲音像突然被哽住了，心中頓時百感交集，害怕好不容易收藏好的情緒流露，我搖了搖頭，將電話轉給姐姐，表情複雜的看著玻璃窗內的外婆，這才疲憊的和家人回到家。

往後，外婆撐了過來，卻已經是從鬼門關前走一遭的人了，雖然情況穩定了下來，卻是右側偏癱，說話不清，有時還會有些失智的情形，看著這樣如同孩子的外婆，在醫院床旁椅上照顧她一個禮拜的我，除了生理的疲倦外，心靈更是遭受極大的撞擊。這段期間，爸爸的憂心，媽媽的潰堤，姐姐的愛莫能助，讓我又是心痛又是心傷。最後，在媽

媽在諸多考量後，決定將外婆送往一間名聲極好的護理之家，這時的我，又被課業絆住了腳，又是一段長長的時間沒去看她了。

寒假，我和姐姐一起去探望她，兩個人用各種方法哄著她做被動性全關節運動，擦擦潤膚的乳液，還在床上及輪椅上和她玩了起來，這時的外婆已經找不到當年尋找我的那種魄力，也看不見對佛祖的虔誠，好像是忘記世事的孩子，一下叫的出我們的名字，一下卻又恍惚錯亂的叫著其他稱謂，好像隱約知道我們是家人，卻又想不起我們是誰，我的心中五味雜陳，卻又不知該說什麼，只能繼續像個沒有煩惱的大孩子，小聲的撒嬌和輕輕的哄騙，將她逗的哈哈大笑才回家。

煙，又裊裊升起，這次的身旁，已經找不到當年度誠的身影，我跪在外婆以往跪著的地方，點燃了香插上，菩薩的臉一如以往般的慈祥，兩幅畫還是靜靜的掛在那裡，物是人卻已非，這時的煙霧又靜靜的蒙上菩薩的臉，這樣的煙是否可以將我的祈禱帶往天際傳向菩薩那呢？輕聲的學著外婆般的呢喃，我問著菩薩，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答案去看清人世的無常呢？菩薩的回答，卻只是如以往般靜靜的看著我笑著，臉頰似乎已經染濕了，是淚吧？是淚吧？這件事情上表現堅強的我，頓時淚流滿面，任著一滴一滴的淚，在膝前匯聚成一灘一灘的小河塘，蜷曲著自己，我無聲的哭倒在三樓小小的佛龕前……